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四八號　創刊於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社址：興縣四山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竟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藉為易於識別我產與外產（特美貨物），便利各地民商往來販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運銷證」（其他解放區之土產品運來我區者，其運銷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運往本綏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商人均須向就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運銷證」，否則無以物別，即以外貨論處，此項規定，於十二月一日一律實行，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遺棄、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為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啟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冒充緝私者，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蔡家崖貧僱農大會檢討

貧僱農必須形成領導核心

對工作團前一時期的錯誤，提出嚴格批評

（本報訊）興縣蔡家崖行政村，於本月十四、五、六三日舉行貧僱農大會。以貧僱農之核心、領導作用問題為中心，十七個自然村曾開始檢討了今春土地改革以來的工作經驗，許多村莊證明工作團前一時期的錯誤，提出嚴格的批評。大量事實證明，貧僱農若不真正形成領導核心，則封建無法徹底消滅，貧苦農民無法徹底翻身，而中農亦無法團結。

工作團聽「多數」人的意見，結果給地主富農撐了腰，壓制了貧僱農

石崖子貧僱農敘述工作團從二月到該村工作之後的情形：起初沒有發動群眾查清成份，為瞭解階級情況，各家輪流派吃飯便搜集材料，地主、富農、中農和貧僱農的話一樣聽，沒有明確的階級路綫，只聽多數的意見，「以多為好」，全村八十多戶，只有十六戶貧僱農，其餘大都為中農，聽取多數意見的結果，就跟上中農以至地主富農的意見跑了。富農少隊才有十四垧好坪地，貧僱農要求多關出些來，工作團聽上中農們的話，說他的東西都是節省下來的，淨說些話給他帶多少地土、帶多少傢具等等的意見。寨起關爛好地，「一人人翻身」，地主富農也翻身」。幾家破產地主沒有補成份，也調劑給了好地。富農李補尚、李奐子和貧農鄭腸虎等分一塊地，中農們掌握領導，先讓富農挑好的，剩下來才給貧農，這到這腸虎說：「我看中農與是為富農，他不為貧農，淨給他父子們分好地。」當爾幹部時，工作團「放手發動群眾」，地主富農也是群眾，四三年四四年當過農會秘書的郭俊儀雖然自私些，立場是穩的，路綫是正確的，他把富農富裕中農的好地調劑出來給了窮人（該村只有破產地主，沒有未破產的地主），富農、富裕中農記下他一肚子冤仇，審查他時齊主張打」。還茂盛說：「當時貧農都不願意打，我說郭俊儀要按事實打，從事實不能打，工作團聽取多數意見，說人家群眾才要說起來，不能限制人家。」工作團給地主富農撐了腰，把我們貧農壓下來。後來人家又把貧農壓翻了一個，去年分下糧食浪費了的，男女關係不正當的，十幾年的小毛病也給拉了出來，還打了偷人的。」敘述郭俊儀挨打受屈時，李海生難過得講不下去，哭了起來。他顧鼠隨後說：「剛才李海生說的哭了，就是因為那時貧僱農沒起來，工作受了損失。」這件事情過去，又一審查成份，工作團發覺路綫錯了，才又幫助整理貧僱農小組，整理農會，鼓勵貧僱農掌握領導權，大膽地起來做工作。工作團走後，他們又審查了一回成份，按貧苦程度缺甚補甚，分配了鬥爭果實，並且互相檢查，都沒意見了，才各回家去。秋翻地時組織了七個小組，團結中農的人牛都參加了，地主、富農不願參加，強制着把他們花插開，每人都按兩垧耕，一共翻了一百九十五垧，種上麥子，明春口糧可以解決一部份。現在貧農小組又領總計劃冬季生產，準備男人搞運輸，婦女合作開紡織，已經收拾起兩架機子來了。

貧農小組不純，中農掌權，裏應外合，打擊分化貧僱農，竊取果實。

張家坡原來有一個貧農小組，但是組織不純，是工作團挑選了五個人成立起來的，領導權掌握在老中農賈兩洞（起初未查清成份，把他當作貧農）手裏，他的弟兄們有的是富裕中農，有的是下中農，他與貧農組以外的賈換洞極力活動要把他們弟兄們的成份拉下一級，以便多分鬥爭果實，並且減輕負担，因讓貧僱楊海生、賈國枝、弓步清等反對，未得而逞，他們就裏應外合，打擊與分化貧僱農。楊海生當幹部後有些自私自利與擺官架子的毛病，他們就從這下手向貧僱農進攻。他們到處搜集楊海生的材料，並向地主富農進行調查；又利用弟兄關係和與楊海生的矛盾，把貧農小組裏的另一貧農賈谷洞，拉攏過去和他們一致行動。賈換洞曾召集賈谷洞等四人專門開會商議如何鬥爭貧農——楊海生和弓步清是外來戶，計劃「打發他們兩個人回家」，「劉腦子是外路人，工作上懂些些，也得把他打垮。」還有一個賈國枝。「把這四個積極份子打垮了，其他的人不會說話」，他們就可降低成份，多分果實，而且把窮人趕走，便可保全他們多餘的土地不向外分。聽說行政村代表會議討論要推選人到外村去工作，賈換洞等就乘機活動，要把楊海生與賈國枝打發出去，四人會議上說：「把這兩個人捧得高高的，摔下來跌死他，叫他永世翻不了身。」九月廿七日農會上，他們就「推選」楊海生和賈國枝到外村去工作，是弓步清起來反駁才沒成功，弓步清說：「我們派人出去，是與人民辦事，不能當便打發人，我看咱村現在還沒有這樣個。」在分配鬥爭果實時，僅一把手中農延加活動，從中把持操縱。老中農賈兩洞分青苗時分了青苗，分衣服時又分到一身棉衣，父親是地主的老中農賈油搖，也分了一套衣服，而外來戶貧苦單身漢林占其，卻只分了一雙爛鞋，弓步清也只分了兩件破單衣。中農是組織起來了，貧農卻在團結不團結——貧農小組之內有賈谷洞跟上中農和楊海生鬧意見，貧農小組之外還有許多的貧農賈引長等沒有參加進來，楊海生被選為代表，卻不負責為貧僱農來回傳達意見。

召開貧僱農會議，展開批評檢討，重新建立貧僱農小組

分配鬥爭果實之後，弓步清、賈國枝等要求楊海生（因他是代表）召集全體貧僱農開會討論時，他竟拒絕召集，說：「開他甚哩？」賈國枝等激憤了，找貧僱農商量，說：「沒人領導，咱們也要開！」當晚即召集全體貧僱農開會，檢討貧僱農沒團結起來，自己沒掌握領導，叫中農掌握了領導，使貧僱農的利益受了損失。大家研究必須「擱破臉」來說話，隨即展開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弓步清檢討自己在分配中明明看到不公，但沒提意見，是自己的錯誤，「也走了中農路綫」。並當面指責賈谷洞不但跟上中農跑，而且曾給地主隱藏過東西，還以會租牛的名義借給地主石三學米等等。賈引長、李之樂等，都對楊海生、賈谷洞等提出批評。兩個人臉紅脖子粗，但大家毫不容情，說「哭了也得批評」，非要他們好好反省不行。賈谷洞反省得比較老實，把賈換洞怎樣拉攏他，怎樣謀劃收拾貧農，一五一十都給大家說了，承認自己沒看了貧農，「是我的不對」，大家表示歡迎，說「谷洞回來了」。楊海生沒有甚麼轉變，大家很不滿意。後來經過全體貧僱農會議，又推選出四個人來，重新建立了貧僱農小組——原來五個人裏面，只留下一個賈國枝，村中受苦最多的賈引長老漢當了組長，另外還有弓步清和僱了多年的新翻身中農李之樂。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又純潔了貧僱農的組織，貧僱農內部團結緊固起來了。

進行團結中農的鬥爭，樹起貧僱農領導權

貧僱農小組建立起來，隨即轉而進行團結中農的鬥爭，首先對賈換洞進行了鬥爭，質問他：貧僱農給你分了東西，八路軍幫了你忙，有甚麼對不起你？你為什麼向地主收集材料打擊貧僱農？你為什麼說擁勞部隊還不如把東西餵了狗？又提出「誰是骨幹？」「是誰領導誰？」一再叫換洞等認清貧農是領導者，而中農是被領導者。賈換洞被鬥得臉紅結舌，承認錯誤之後，又自動訂了六條「紀律」，宣誓再不勾結地主破壞農民團結，再不打擊貧僱農。接着又鬥爭了中農賈國寶，因為他當幹部時有不少貪污。隨後又對其他中農的毛病、錯誤，進行了批評，並將分配不公之處提出修正，從此樹立了貧僱農的領導。賈國枝、弓步清等敘述此一過程之後，說：「從前工作實在沒辦法，開起會來中貧農吵成一窩子，吵不出個結果，現在可好做了！」賈引長老漢有生以來頭一回在這樣大的會上講話，他不勝感慨，說過去「人家瞧不起咱，咱說個甚人家也打擊回來。」「咱貧僱農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翻身，依靠中農翻不了身。」又說「過去是中農掌握了貧僱農，今天咱們要掌握他們，要他們跟上咱們走。」

（下接第二版）

晉察冀解放軍前綫司令部

公佈石家莊輝煌戰績

主要戰果

殲敵	22677人
繳砲	99門
機槍	674挺
長短槍	10175支
坦克	9輛
汽車	280輛
彈藥	一百五十二萬發
解放土地	千餘平方公里
人民	百餘萬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二十日電）解放軍此次解放石莊，戰績輝煌。據晉察冀解放軍前綫司令部第六號作戰公報稱：是役，共殲蔣匪嫡系第三軍三十二師師部及其所屬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三個團（按該軍軍部及所屬第七師，全部於上月在清風店被殲，至此，第三軍已全軍覆沒。）和由保定綏署所屬獨立團（原係劉化南保安第三十二師之第六團）及河北保安第九、十兩個團，將匪東進、北進、南進指揮部，警察、保警、「還鄉團」全部，計斃傷俘蔣偽匪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七名，其中生俘三十二師少將師長劉英、少將副師長彭定頌、上校參謀長賀定記、新聞室主任周新、九十四團上校團長孟求劍徽、九十五團上校團長聶嶽軒、九十六團上校團長張公、獨立團上校團長胡宏山、偽「東進指揮部」上校總指揮林琴爾以下二萬零一百八十八人，斃傷敵二千四百八十九人。被殲之蔣偽黨政機關，計有蔣據石莊市黨部、市政府及舊城、欒城、深澤、晉縣、寧晉、臨城、元氏、藁城、高邑、井陘、平山、正定、靈壽、柏鄉共十六縣流亡縣政府。繳獲野砲、山砲、戰防砲、機砲、迫擊砲，六零砲共九十九門，輕重機槍六百七十四挺（內高射機槍三挺）、長短槍一萬零一百七十五支、擲彈筒一百二十三個，衝鋒槍一百六十四支、坦克九輛、汽車二百八十餘輛、鐵甲車五列，火車頭四十個、車廂數十列，各種子彈一百五十二萬餘發，各種砲彈五千餘發，其他軍用物資無算。全役共解放石莊周圍據點獲鹿城、大郭村飛機場、西佛、雲盤山、范譚村、舊城鎮據點五十餘處，摧毀與佔領碉堡三百九十餘座，解放土地一千餘平方公里，解放蔣匪統治下之人民百餘萬。

……概不收。二、本年七月廿一日至十五日，本局在晉綏……團、農會、學校、醫院、商店、公營工廠、各級貿易公司（各地貿易商店）為工作需要的一切公……，和部隊系統領導下的工廠、學校、醫院的全……

十一月二十六日

靜樂邊區工作團
審查團員純潔內部
清洗異己投機份子王福大王天順白培清等三人

（靜樂訊）靜樂邊區土地改革工作團，爲了純潔內部，於工作團檢查總結了四個月來的工作之後，在各小組普遍進行審查，聯系每個人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思想及工作表現，提出十九個被審查的對象，經大會小組反覆研究，並經全體大會通過，領導上當予以批准，清洗三個階級異己、投機份子，並對其他犯錯誤的同志予以分別處分。現將該被清洗份子三名之破壞罪行及處理情形報導如下：

封建富農王福大，靜樂二區蘇兒莊人，爲逃避兵役，於四二年混入我武工隊，後來又當了公安局偵察員，今年五月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團，六月底回家養病，逗留不歸，並挑撥分家，企圖縮小目標，抗拒土地改革。這時，該區蘇家山、史家曲等村白發福勸(?)興起，強兒莊地主閭長王三臉及地主狗腿農會幹事王交共，在該村地主富農策劃下，製造假鬥爭，企圖逃避羣衆清算，將惡霸富農王金祥等六人進行「清算」，並將全部「鬥爭果實」一列爲六等，分給了六個人，前三名中一個是傾向地主的落後農民，二名爲破產地主，而外來赤貧戶席三孩，卻只分到衣服三件、小米一斗八升；事後，席三孩對其姿姨表示：已鬥爭過的未澈底，仍未鬥爭的尚有三家。此事被地主王三爺察知，乃强迫召開「羣衆大會」，鬥爭赤貧戶席三孩，並强扣四條「罪狀」：（一）亂說富農的壞話；（二）偷過兩個西瓜；（三）說用「鬥爭果實」換過肉吃；（四）偷過人家一顆鍘。便將席痛打一頓，並給席之姿姨嚶瀝(?)蔣蛋。王福大參加了此會，並在他同意下將席三孩强逐出村，除了「斷根」。受盡冤屈的席三孩見人就說：「別村鬥地主，咱村鬥窮人」。當這位三孩出村時，路經蘇家山，該村羣衆已在自發鬥爭地主，看見這件事，甚爲義憤，經赴強兒莊將席三孩救回，並要將地主王三臉及其走狗王交共送蘇家曲羣衆處理，但王福大竟包庇不叫去。

另一個混進工作團的地主王天順，係四區助理員，到工作團後，替天狀(?)心家庭被清算，在鬥爭地主處理幹部中，消極旁觀，竟假冒縣委調他回家爲名，私自回家，趁機給他弟弟娶老婆，圖將財物分散轉移，並增加家庭人口，圖在土地改革中討便宜。

封建富農白培清，爲前實驗學校總務科長，係商人出身，抗戰後爲找職業投機混進黨內。白某爲靜二區貧子崖村工作組長，今年及其父爲逃避鬥爭透來白處，而白培清竟包庇他們居住一月有餘；又白某當實驗學校總務科長時，有包庇其岳父（地主）於該校商店內，更將其地主妹夫隱蔽於該校農場，爲此曾引起該校員生很大不滿，幾次督促他們回去，白拒絕不執行。大會對這些破壞土地改革的壞蛋，進行了清洗，先行開除其團籍，並予禁閉，轉交原籍羣衆處理。

在整編中，發現有些同志由於思想不純，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的，對羣衆態度不好，在工作中犯了紀律的，也都進行了批評與教育。如五區區委馮靜(?)（中農成份），任西坍(?)國村工作組長，在處理幹部羣衆的問題上，因與羣係高小同學，有包庇現象。馮、婁二人在大會上進行反省，檢討其錯誤，並表示今後決心改正。大會特決定給馮撤消行政記過一次的處分，婁(?)由縣委審查處理。此次審查中，共開除團籍者六人，被處理的共十五人，停止工作交原籍羣衆處理者四人，調出工作團者四人，黨內警告者一人，行政上警告並記過各一人，行政上撤職處理者一人。此次審查對於全體同志，具有極深刻的教育意義。（白陽）

經後勤軍人大會公審後
索光乾解送軍法處懲辦
另一貪污份子且包庇索某的會計邢子珹，撤職後開除出黨

（本報訊）軍區後勤部揭發之大貪污犯地主惡霸索光乾（詳見五日本報），經最後公審，解送軍法處懲辦。在繼續審訊索某時，發現本科會計邢子珹，堅決包庇索某，且有貪污行爲，亦被撤職並開除黨籍。邢子珹於延安在後站工作，前後貪污公款（白洋）五百元，因此幾次公審索光乾會給他住家買過錢，光乾供出他的貪污，即不敢指索的材料，而索寄放在他那裏的白洋四十元、蔣幣十萬元等財物，亦不肯自動拿出，最後在羣衆某供出後，才派人取來。公審索光乾時，羣委會才決的問題時，大家一致同意撤職，當討論到黨籍問題時，曾發生了爭論，有的說他是貧農成份，工人出身，應給以留黨查看的處分；有的同志則反對這種意見，因爲邢子珹雖然出身成份好，但他堅決的包庇地主奸細，同時已經貪污了，入黨後又繼續貪污，已養成地主剝削階級思想，爲了保證黨內思想上的純潔，是應當堅決開除的。最後大家一致通過開除黨籍。（肖風）

退伍軍人王立倉
保存地主財物欺壓農民
强家山四村農民撤消他退伍軍人資格

（興縣訊）本月十四日，二區强家山、白家塔等四村農民集會查階級評成份。當審查到退伍軍人王立倉時（王係本行政村巡按司村人，三十七歲），抗戰開始參加新軍四縱隊十八團，四四年在交城負傷，退伍回家，移住强家山，全家留質問他。（貧農王女成份。）……主家裏說「良心」「良心」，究竟「良心」是個甚「」？青年王狗大說：「今你不說，我說，春毛主席號召，調地主的水坪地，上人家你說：『翻身的地要溝到底底吧！』」大家聽了這話，一嗓成一片：「你還受過八路軍的教育，爲甚五紅六月，你嘶輪下冷雨（雹子）？爲甚說反對新政權的話？還就是你的『良心』！」「農會給你調劑上糞，政府每年給你四百斤穀米，就給你說過一句好話，地主不知給你甚麼米，你左一個『良心』，右一個『良心』，你答覆答覆！」蠻兒溝貧農主永旺說：「他把地主看成親人，把農民看成仇敵，他的腦筋是地主腦筋！」一個老漢還揭發他，過去告農民警報，替地主保存一石八斗糧食！大家又補充說：「還有四十斤紅麵、十六斤豆麵、一繩陳棉、棉花、棉襖、袷襖！」海大老漢說：「你家後那窯裏的穀米，大家說是地主的，你說是你家的，大家說來地主說下了，你又從你家尋出八斗穀米、四斗麥子、一張單子、包袱，你把地主的東西全搬藏起來了，你說是不是事實？」大家並指出他不但是地主狗腿，他還有點惡霸嗎，他放水冲塌羣衆的打穀場，杀村十三戶，除了地主，都被他隱過。最後，一致決議取消他「退伍軍人」的資格和四百斤優待米。（哲）

離石留子局
存下鬥爭糧　明年渡春荒

（離石訊）四區留子局村羣衆，秋後將鬥爭果實出細糧六石三斗六升，共提出細糧一致提議保管、租糧十石零二斗六升。開會時，中貧農一致提議，並選出馬恩榮、郭租等五人爲保管委員，五人內沒識字的，又提議請李則本也參加記賬。大家怕放在席捲圓、磚倉裏老鼠糟路，決定向馬德義等十二家富農調劑出四十八個甕，除十一個農貧苦羣衆和退伍軍人裝菜外，其餘都裝了糧食，並上石蓋。保管委員向羣衆說：「既然選上咱們，就都要負責任，誰也不能塞奸。」（郭學恭）

讀者意見欄

主地送押兵民　不應該賺工錢

編者同志：

各地在扣送逃跑地主中，發生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送地主要賺工錢。如三區奧家塌送回大村一個地主，就賺了幾斤小米；離大村僅十里地的石嶺村，扣住大村地主倪天和，兩個民兵送回來，要賺四萬元農鈔；丈子溝民兵往三岔送一下地主，一天就七十斤米。我認爲這樣做法不應當，因爲扣逃跑地主，是每個農民自己的事，地主的東西都是農民的。這件事和大村羣衆研究，大家也認爲不應當。至於扣押地主積極的民兵，應在羣衆會上記功或獎勵。這個意見不知對否？

讀者武

（編者按：民兵押送逃亡地主，是民兵的任務，不應該賺工錢。如果因路程太遠，而影響生產者，可經羣衆討論酌情抗頂工。）

警惕起來！
——讀蔡家崖貧僱農大會消息後——

編者

貧僱農是否形成核心與領導，乃是土地改革是否澈底與羣衆是否眞正起來的標誌。當我們讀了蔡家崖行政村貧僱農大會對於貧僱農之核心領導作用問題的檢討後，深深感到，在我們實際執行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的羣衆路綫中，即是以樹立貧僱農核心與領導爲基礎，去團結中農的貧僱農立場與階級路綫中，却是有很多問題的。我們決不可以爲一時轟轟烈烈的現象所眩惑，而應該經過貧僱農大會，去切實檢查一下，看一看貧僱農到底發動起來沒有？他們在土地改革中是否已經眞正當權，成爲運動的骨幹與領導者？蔡家崖從今春開始土地改革到現在，貧僱農的核心領導作用，雖然經過鬥爭而在羣衆形成，但從這次貧僱農大會所揭發出來的事實看來，是極不夠的，特別是要把這種作用貫串到各方面工作中去，是很不容易的。這不是值得各地農會臨委會及工作團的同志大大警惕的嗎？

從近來報紙上所反映的材料來看，在許多地方，在許多同志中，貧僱農立場是很麻糊的，甚至發生像高家村工作團以汪濤同志爲首的那樣——不相信貧僱農，拋棄貧僱農——的原則性錯誤。這些同志在貧僱農尚未起來時，就害怕「脫離中農」，他們聽到中農的一點點反映，就大驚小怪起來，像汪濤同志那樣，貧農侯且對一個上中農說：「我們開貧農會，你去吧！」他就會把侯且責備一頓：「你太直了！他（上中農）還不願參加也可以。」石嶺子的工作團也不是在「聽取多數人意見」下，撐了地主富農的腰，壓制了貧僱農嗎？這些同志不懂得這一事實，就是貧僱農尚未起來更未形成力量的時候，川什麼東西去團結中農呢？你要中農和貧僱農站在一起，而沒有貧僱農的核心與領導作用，那麼運動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誰呢？蔡家崖的中農不是從中分化貧僱農的團結以爭取「鬥爭果實」嗎？這樣怎能把我們的貧僱農澈底翻身、抬起頭來掌握村中領導權的路綫貫澈下去呢？這些同志，看起來都是爲了「團結中農」，怕「貧僱農孤立」，實質上他們是沒有貧僱農的思想與立場的，他們看不起貧僱農，不相信貧僱農，所謂「菜頭菜腦」的貧僱農能夠辦事，因而陶醉於那些能說會道的中農，就是在貧僱農階層裏面，也只是去挑選那些敢於出頭露面的人，對於那些勞而有苦，堅定正派，沉着不露的人，則置之不理，因而也就發生如貧僱農小組（即貧僱農骨幹）之不純潔，成爲中農進行「內外夾攻」以分化貧僱農團結的良機。結果，恰恰使貧僱農的力量無法形成，使貧僱農孤立起來，反轉來又作爲他們反對或拒抗執行這一路綫的藉口。

在實行澈底平分土地政策中，依靠貧僱農（核心領導作用）團結中農的羣衆路綫，必須堅定不移的執行，絕對不容許有絲毫的動搖與猶豫。澈底平分土地是爲了更加滿足貧僱農要求，更加保證貧僱農利益，貧僱農發動不起來，不依靠貧僱農，我們不是不要團結中農，相反的，所謂團結中農，必須一開始就要使權柄掌握在貧僱農手裏，才能堅決爲貧僱農撐腰，只有貧僱農有了力量，才能眞正團結中農。

蔡家崖貧僱農大會檢討
貧僱農必須形成領導核心
（上接第一版）

經驗證明：農民代表，必須經過貧僱農認眞選舉、審查與監督。

[illegible]……討論……農民代表……貧僱農……開會……代表……選舉……大會……[illegible]……「……」……[illegible]……不適合的選出來，要選好的……再選代表時，先要好好醞釀……大家一致意見……還有小村代表少，可以兩個人選出代表……決定增選候補代表，可以換着參加……有重要事情，都可來參加……[illegible]

馬匪在榆林以西 損失超過五分之一

就俘軍官對我軍勇猛談虎色變

（新華社西北二十日電）十五日正午，解放軍完全擊潰馬鴻逵增援匪部後，記者於榆林西約四十公里之沙漠地區，遇見我軍解放之數十名被解放軍官，其中有馬匪保四團團長宮長壽、副團長馥智和四個營長及兩個副營長。他們對記者提及解放軍之勇猛時，猶不免談虎色變。他們紛紛解說其失敗說：「像你們（指解放軍）這樣勇猛的軍隊和驍猛的火力，不管來多少三萬多援兵無法抵擋，就是將介石再調更多援兵來，也抵擋不住。」宮長壽團長還發了多次說：「上次你們打了一回榆林城，消滅了胡宗南的三十六師，這次你們又打榆林城，結果首先打到我們頭上來了。」據他們自已估計，此次馬匪被我俘虜和傷亡逃亡的總數，在五分之一以上。

豫陝東綫我軍 解放軍事要城鎮平

南陽西北我克安皋鎮

（新華社豫陝前綫二十日電）東綫我軍一部於十七日晨解放軍事重鎮南陽西北之鎮平縣城，殲敵保安第二團，戰果正清查中。此爲我挺進豫陝後解放之第二十三座縣城。

（新華社豫陝前綫二十日電）南陽地區之我游擊兵團一部，十五日解放南陽城西北五十里之潦河東岸蔣匪據點安皋鎮，俘敵保安第一團副團長以下一百五十餘名。

膠東我軍追擊蔣匪 進迫高密續殲敵千餘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日電）追擊蔣匪進迫高密城郊之解放軍，十四日至十七日四天內，續殲蔣匪千餘名。十四日夜至十五日，解放軍猛襲高密西北之匪家莊、毛家莊等地，殲蔣匪整五十四師三百餘名，並於十六日收復上述據點，殘敵狼狽逃向高密城。同日，解放軍另部擊潰自高密北藍家莊東竄之蔣匪整九師一個團，在杜家舖（在竇家莊東五里）殲傷敵六百餘名，殘敵被迫竄回高密城。又一部解放軍，同日在芝蘭莊以東地區阻擊由高密城東逃蔣匪整八師三零九團，殺傷其一部，迫使回竄原地。十七日，高密城蔣匪整六十四師殘部，分四路向西向北出擾，均被擊退。當晚，解放軍並夜襲高密西北五里許之萬家村、老踏田及城北車站，蔣匪困守城內，不敢外出。總計四天，殲敵一千餘名，連同六日至十三日高（密）諸（城）間堵擊追擊殲敵二千餘名，已共殲敵三千餘名。又訊：前綫十八日晨電，解放軍戰士仍繼續圍困痛擊敵。

（××）

皖南人民掀起反蔣鬥爭 游擊戰爭如火如荼

羣衆自動起來打土豪分糧財

（新華社晉冀魯豫皖二十日電）本社記者方德報導：皖南人民游擊戰爭如火如荼的發展着，羣衆打土豪分糧財的運動，亦猛烈興起。人民武裝活躍於皖南廣德、郎溪、蕪湖、宣城、來屬、平、涇縣、南陵、太貴池、旌德、歙縣、績溪和浙西的昌化等十四個縣，且已建立五個愛國人民縣政府。自人民解放軍經過隴海路大舉反攻後，皖南人民武裝即舉行大規模出擊。九月十八日，涇縣茂林的人民游擊隊突然出現於茂林鎮街頭（按：一九四一年，蔣匪背信棄義圍攻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即在該地發生），盤踞該地的蔣匪兩保警分隊及其增援部隊共三個分隊，全部被迫繳械，保警隊訓練舊陣某營場被擊毀，人民游擊隊乘勝直取涇縣縣城，橫掃全縣，攻克銀家渡、丁家、晏公堂等重要據點。在人民武裝勝利出擊的影響下，當地羣衆紛起反抗蔣匪士劣統治。績溪蔣匪第一區聯防隊下鄉搶糧索款，老百姓即配合游擊隊打伏擊，殲其一部，殘部狼狽逃竄。十月初，羣衆又奪領游擊隊去捉拿第三區聯防隊，將聯防主任胡成樹與聯防處人槍各十餘全部俘獲，羣衆即利用繳獲槍械，進行抗捐抗稅抗丁鬥爭，羣衆力量日益壯大，許多蔣記自衛隊鄉丁亦扛着槍前來參加。在凡有游擊隊的地方，羣衆亦自動起來毀滅偽，打土豪，分浮財。宣城狸門口一帶，人民即自動起來，平毀偽鄉，將罪大惡極的土劣鄉長鍾三麻子明正典刑。郎溪煙非鄉的新村保花村，兩萬多羣衆自動起來，提拿惡霸地主黃立鼎，分了三百多石穀子和大批衣服農具。皖南蔣匪鄉保政權和武裝遭到人民和游擊隊的聯合打擊之後，有的向游擊隊投誠，有的逃跑，迅速趨於瓦解。績溪蔣匪縣政府的命令，只能在縣政府以內行使。蔣匪曾對人民武裝進行兩次分區「清剿」，均被粉碎，蔣家匪幫對其統治地區人民武裝的蓬勃發展，已經顯着兩眼乾瞪急。

蘇中群衆保證部隊純潔 嚴格審查參軍資格

（新華社華東十九日電）蘇中羣衆嚴格審查參軍入伍資格，以保證人民武裝的純潔。東台三倉鄉地主林成余在大會上，皆兒子報名參軍後，立即威脅貧僱農說：「我是山東軍屬了，你們趕快送勞租；還要準備明年送租。」實有三部莊封建富農，也有假報名參軍；並說，要動員十二人入伍，到處恐嚇威脅羣衆，說那個不去參軍就殺那個的頭，以破壞參軍工作。此種陰謀均先後被羣衆揭破，並開展鬥爭。東台梁濱鄉封建富農段榮二次送子入伍，均被退回。第一次叫長子報名，羣衆說：「你是富農，而且過去做生意，跑據點，沒有資格當新四軍。」第二次又要求留下，當伕伕來，羣衆說：「一次來，一次來，無非想做防奸滑。無非吃的東西，都經伕伕的手，我們不放心。」第三次換次子報名，亦被拒絕。

又訊：蘇中蔣佔區及邊沿區青年積極投奔人民解放軍，僅泰興、如皋、東台八個鄉統計，一週內即達四百八十八人。

嚇破各地蔣匪狗胆

我反攻大捷威震蘇皖

（新華社華東二十日電）綜合各方來訊：在反攻大軍勝利震撼下，蘇皖蔣匪恐慌萬狀。合肥蔣匪已頒佈「緊急防禦措施」，嚴令市民存儲三個月食糧。蔣匪安徽省府內構築掩護壕，並下令封鎖淮河航運；蚌埠、正陽關間班輪已停航，郵件亦改用人力挑送。運河沿綫及蘇北各城市，蔣匪風聲鶴唳，到處流傳「八路軍要拿城」，蔣匪江蘇省府飭令各蔣家專員縣長「不得擅離職守」。蔣整四師師部已移至寶應，圖增強河防，蔣匪淮陰綏靖區主任張雪中急令該綏署所在地之淮陰加高城牆二尺，並徵用全部汽車，致城內蔣家官員家屬成批狼狽南逃。宿遷、沭陽、漣水、寶應各城市，每日下午三、四時即開始戒嚴，街巷崗哨已由一人增至四五人。泗陽蔣縣府佈告「禁談時事，違者依法論處」，但市民仍紛紛傳說解放軍反攻勝利消息。漣水蔣匪挖掘地道，入夜即高燒火把，鳴槍壯胆，並編練蔣家機關人員爲「武裝隊」，扮演假增兵醜劇，以圖穩定人心。但蔣幣仍狂跌不已，其與銀元兌換率，已由二萬五千元增至三萬五千元。

華東我某部練兵運動中 熟練了使用新式武器

（新華社華東十九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最近短短三個月練兵運動中，大量熟練了新式武器的使用，並培養出大批技術人才。該部自成立後，對繳自蔣匪的榴彈炮、戰車、火焰噴射器等新式武器的學習與掌握，現已獲得很大成績。某支隊全體同志已熟練擲彈筒使用與操作。一字不識的某連副班長張仁大，一人能操作八個砲手的各種動作，對每一零件的作用、重量，記得爛熟。爲了方便學習，戰士創造了木製砲鏡、方向盤、拉火器具。從魯南戰役解放過來的當過廿二年砲兵的程陽普，現在都得跟新學的同志學習。該部所辦之特科學校，改造了大批被解放的技術人員，和新訓練出大批觀測、砲手、戰車、電訊等技術人材，許多新學的同志在飛駛汽車戰車，並在修理技術上，超過了被解放的技術人員，同時解決了當被解放的技術人員所從未解決的磁砲對火的困難。戰車上機砲的裝卸，從五分鐘減到一分廿五秒，李貴仁同志發覺眼鏡，只要三分三十七秒，即裝卸完畢。觀察隊的同志在四週內，學會瞄準用的三角幾何的必要知識。某某騎兵支隊已熟練四十多種馬術。實彈砲兵雖不敢說百發百中，但在泰安、萊蕪戰役中，能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渤海綜合戰訊

（一）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兩日，我津南地方兵團在青縣東北、城河北岸首創大捷，擊潰由獨流鎮、靜海城北唐官屯出犯之蔣匪新二軍一部及匪僞軍共千餘，計俘蔣匪二百八十餘名，繳獲各種砲九門、機步槍一百二十九支。

（二）活躍濟南近郊之我回民武裝，於十月二十五日擊潰由濼口出犯之蔣匪三百餘名，斃傷其連、排長以下十餘人。

（三）十月中下旬，我三分區部隊在湃河兩岸掃蕩敵保安第三師，壽光湃河以西地區大部光復。

（四）十月二十三日，渤海騎兵大隊在齊河城南黑里寨擊傷由齊東出擾之敵百餘，繳機槍兩挺。另我三分區壽光、廣饒、高苑、霑南、祖台、鄒平等縣人民，展開政治攻勢及反搶糧抓丁游擊戰爭，計壽光縣摧毀僞政權卅五個鄉，打散匪特武裝十三股，鎮壓個封建地主特務二十一名，逼走僞據點三處。南海三區民兵擊斃敵僞鄉長兼特務隊長孟瓊修以下二十二名，生俘十六名。高苑五河四區民兵以麻雀戰圍困守敵十二軍之一個營，使其晝夜不安。同台金嶺區民兵割敵電綫九里，擾區民兵擊潰出城抓丁之敵，解救羣衆五十餘人。鄒平武工隊民兵擊潰抓伕修路之敵百餘人。統計共大小戰鬥二百二十餘次，斃傷俘敵二百三十七名。

蔣賊不滅，不能活命

蔣匪在山東滔天罪行 激起反蔣復仇保家怒潮

（新華社華東十九日電）本社記者頃就蔣匪在山東各地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痛斥蔣匪於本月十日在南京所作「魯中膠東國軍（蔣匪）所至，數百里內往往絕無人烟」的無恥反噬稱：蔣賊於五、六月間集中十一個整編師，向魯中沂蒙山區進犯，同時執行日寇頭等戰犯岡村寧次指示之「三光」政策，將公路兩側二十里以內之村莊房屋燒光，居民殺光，財物搶光。據沂源（沂水北新設縣）張莊區十一個村統計，被蔣匪劫去糧食四十餘萬斤，耕牛騾馬萬餘頭，棉花一萬七千斤，油鹽一萬八千斤，北海幣（每元約合蔣幣二十元）五十八萬元，割去秋苗三千七百畝。縣城井區柿子園，年產柿子五十萬斤，全部柿樹被蔣匪砍伐一空。沂水縣中西莊七百餘畝秋田被蔣匪踐踏，光作牧場。盧場。沂（水）東縣河陽區卅四個村，被蔣匪焚燬，達三十個村。棗莊城東門外之岡民村馬洪濤四十餘座宅院，被拆毀修築工事。蔣匪之殘殺姦污，更是駭人聽聞。萊蕪口鎮區卻鄉泉村民俞玉鋼被綁後，先打吊打拷問，繼以鐵絲穿透頭指足趾，倒綑樹上，橫施慘刑，在三次死而復蘇後，終被活埋。萊蕪潘井區人民，一天內被殺四十二名，村民周化橡等五人被綁在樹上，每人被蔣匪連刺四十餘刀，內臟隨鮮血而出，匪徒們對此猶鼓掌取樂。泰（安）寧（陽）縣樓德區一村一百八十個壯年婦女，被蔣匪擄入據點後，竟夜輪姦，迄次日釋，其中四十餘人已奄奄待斃。萊蕪大幸莊孟某之妻及其弟媳，在白日露天下，各爲十一個蔣匪按地輪姦，並將孟母緊綑在其旁，迫令觀看。八月中旬，蔣匪集中六個整編師，向膠東大舉進犯，其殘暴亦如在魯中。蔣匪侵踞昌（邑）南不及一月，屠殺人民即達三千餘，四海區羣衆領袖陳殿文家屬老幼五口，全體遭手，郭家村全家滅門者佔八戶，蔣匪見人便殺，不分男女老幼，村民錢子謙六十餘歲老母被蔣匪殘殺後，將心挖出，棄之田野。流河區四十餘村，每村被殺者少則十餘人，多者七八十。我山東解放區人民當蔣匪初到時，曾有極短期的惶恐於蔣匪殘暴，挾老攜幼，紛紛逃亡者，但當他們明白只有積極抵抗消滅蔣匪才有生路時，便到處掀起了反蔣復仇保家衛鄉的怒潮，魯沂蒙山區、煙（台）龍（口）外圍、膠濟沿綫羣衆性的游擊戰，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並已予蔣匪不斷打擊。被害的人民已清楚地認識到，蔣賊不滅，子孫將不能活命。

駕駛員被我俘獲

蔣機一架失火下墜

（新華社冀魯豫十七日電）六日下午四時，沿黃河上空偵察之蔣機一架，在鄄城以北地區失火下墜，少尉駕駛員侯新有爲我俘獲，機上之機槍五挺、電台一部，均完好。侯犯，彼爲河北高陽人，曾被蔣派往美國與印度學習，去年十二月始歸國，彼此次係由濟南起飛。

日本工潮蓆捲全國 參加人數超過一百萬

（東京訊）繼十二日產聯領導下四萬工人大示威後，日本工潮已蓆捲全國，目前已有八十八個工會宣佈罷工，罷工浪潮已波及國營鐵道、郵政、電信、電力等部門，另有二百十六個工會在醞釀罷工中。據日本勞工領袖談稱：全國各地參加罷工之人數，已超過一百萬人，上述數字尚不包括政府機關公務員、公共企業工人之怠工運動。罷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對片山內閣規定每月一千八百元工資，極端不滿。工人並要求承認罷工權利。這次罷工的特點，乃係由各別職工會單獨領導，採取分散罷工和怠工的方式。日本勞工領袖估計工潮將繼續高漲，至明年三月間，可能重演今年二月初總罷工之形勢。

馬賽罷工擴大 獲得美商船水手支持

（聯合社訊）十二日開始的馬賽大罷工已形擴大，迄十八日止，罷工者已達八萬人。馬賽工人的義舉，不僅得到尼斯、士倫和北部加萊區工人階級的同情罷工支援，而且受到南斯港口之美國商船海斯丁號美國水手的支持。據法新社十八日電：該船全體水手罷工後，對法國工人的聲明稱：我們堅定支持法國的罷工者，因為美國工人像法國人民一樣，正在進行鬥爭，反對如塔虎脫—哈特萊法案之類的反勞工法，反對生活費高漲及惡劣住宅，聲明更稱：我們也支持你們反對馬歇爾帝國主義計劃的英勇鬥爭，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國家有權具有自己的民主方式。馬賽罷工總派當局受拉馬第政府之命，現正大批逮捕工人，及以美軍艦及摩洛哥部隊守衛政府建築，並逕卸因罷工而停泊港口的貨船貨物，企圖以此破壞罷工。工人對此種反動措施，不僅提出抗議，並向拉馬第發出警告，將以全法海員之擴大罷工來對付社會黨政府的破壞。又戴高樂派市長前赴馬賽洛因區組織罷工的國際治安防衛隊，因其同情罷工而遭解散，此事亦引起馬賽總工會的抗議。

蘇聯地質學家發現 蘇為資源最富國家

（莫斯科訊）蘇聯地質學家三十年來辛勤勘測之結果，已發現蘇聯為世界資源最富之國家。其已知之礦藏，等於美國與加拿大兩國之總和，孟德雷葉夫化學元素週期表上所列九十二種元素中，蘇聯擁有八十種，而為世界上唯一非金屬礦產能自給自足之國家。蘇聯地質學家為尋求原料，冒險遠涉蘇聯廣漠之荒山僻野，從事勘測，結果在庫茲涅茨克盆地發現儲藏量，遠超過頓尼茨盆地之煤礦，並在伯丘拉、沃爾庫塔地區發現大量煤礦，使蘇聯之煤藏量超過歐洲各國而居世界第二。在烏拉爾、五個加區，發現石油儲藏量遠超過巴庫所在地阿普什農半島之「第二巴庫」，迄一九三七年第十七次國際地質學大會時，蘇聯已知油礦量已較革命前增加十七倍。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外高加索、哈薩克斯坦各地發現之鐵礦，使蘇聯鋼鐵工業之基地增加數十倍。蘇聯今年用於地質勘測之經費，較舊俄增高額增加千倍以上，人員增加百倍以上，勘測地區達九十萬。

簡訊

（各方訊）希民主軍的強大攻勢，使美帝走狗驚慌莫名，正急忙搶修共地及加緊其對希臘政府軍的控制。希臘反動當局實行改組統帥部，以親美的維斯將軍出任參謀總長，並更換若干高級官員而代以美人。目前甚至法西斯軍各單位，直至營級，均由美國軍官指揮作戰。另一方面，美國正在各地積極修築軍事機場與道路，美國兵並親自在希臘各重要地區積極修築軍路及機場，以防範民主軍的強大攻勢。

（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政府近堅決清洗反動派出閣，並於七日實行改組，使新民主政權益鞏固。據悉：羅共中委鮑克夫人，已繼自由黨領導塔塔萊斯庫任外交部長。羅議會於六日以一八七票對五票之絕對多數，對塔氏投不信任票。

保加利亞青年團體決議 成立單一的民主青聯

（索菲亞訊）保加利亞青年工人聯盟第五次大會、青年農民聯盟第十一次大會、社會主義青年聯盟執委會、「茲維諾」青年聯盟執委會及急進青年聯盟執委會，於月初舉行聯席會議，並於十五日通過決議，成立單一的民主青年聯盟，這是對上月祖國陣線宣言號召改組青年組織為單一民主青年組織決議的答覆。決議稱：一民主青年聯盟將鞏固保加利亞青年與蘇聯、南斯拉夫及其他斯拉夫國家青年的友誼，它將是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積極份子，並作為世界反帝侵略運動的有力部份，與爭取人民的自由獨立，持久和平與民主，爭取青年更光明的前途的戰士。該會開幕時，保總理季米特洛夫會致賀詞，勉勵保國青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煽動新戰爭，保衛保加利亞獨立自主，向社會主義[illegible]。擁有二十萬盟員的保反法西斯聯盟大會，也曾於上月底舉行大會，宣佈擁護祖國陣線宣言，並表示團結一切忠實戰士，為反對帝國主義而鬥爭。

美共領袖發表聲明 譴責馬歇爾計劃

（法新社紐約訊）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福斯特與總書記但尼斯，於美特別國會即將召開之際，十一日在此發表其致全體國會議員的公開信，譴責馬歇爾計劃為美國大資本家反動的帝國主義政策，旨在使德國西部與西歐國家變為美國的經濟附庸。該信號召國會議員反對強行馬歇爾計劃，該信主張：（1）恢復物價管制，解決食糧供給問題。（2）將目前高漲的物價恢復至去年六月物價管制取消以前之水平。（3）免徵收入低微階層的賦稅。（4）恢復徵收超額利潤稅。

清算「老大王」和「吃天大王」

尹恆德執筆

十一月一日，興縣一區二十里舖、張坡、後發達三村農民二千八百餘集會，向全村地主進行總的清算訴苦。喬家溝的農民們肚子裏的苦水沸騰着，一夜沒有合眼，劉馬車的老婆雞叫時就叫醒了他兒子，挨門去催促着各家燒火做飯。半小時內人們就都齊集於會場，並有從二四十里遠趕來參加大會的貧僱農代表千餘人，地主們一個個垂頭喪氣的俯首下跪，當農民代表宣佈開會，農民們選出主席團後，全場憤怒的農民立即高呼：「要和三代惡霸地主王九生父子進行清算！……。」

「這文約就抽不完了嗎？」

王九生是車家莊的三代惡霸地主，外號「老大王」，他兒王根洞是當地的惡霸流氓，外號「吃天大王」。[illegible]攬工，王家父子說：「我給你[illegible]三年長工，春秋[illegible]冰水[illegible]你約我在你家吃夜飯[illegible]」[illegible]自己給你[illegible]我和你[illegible]欠約[illegible]下你家十吊，除了十吊[illegible]一年，才把這張約抽出來。第三年，又欠我二十吊工錢，我和你要時，你又拿出一張光緒二十三年吊錢的新約來，恰恰是我欠你二十三吊錢，大（我爹之意）說：「大叔，沒這個事吧。」你把眼一瞪說：「拿了人的還要胡說嗎？」喊的我父子哭上回來，當年冬天少吃沒穿，下煤窯吧，全村煤窯都由你家統治，我給你家擺了一冬炭，你[illegible]下三十六吊工錢，[illegible]又拿出[illegible]的新約[illegible]我九元九角錢，我去和你要時，你又拿出光緒十六年的一張新約來，上面寫着咪大欠你鋼錢四十吊，明明是剛才寫好的新紙，他氣憤的指着吊子說：「[illegible]」「我這樣受到惡霸地主的罪名下了了……」

「嚇得我不敢在車家莊住」

喬家溝十兒的婆姨，眼淚汪汪的走到「吃天大王」面前說：「我那年九歲了，照杏樹時，你來摘了一大包，我說了一下，你把杏樹折斷，拿石頭打了我一個。前年我在訓練班學紡織，半夜三更，你闖進我家來要強姦我，嚇得我跑了，你真威風啊！……」她氣極了，脫下自己的鞋子就哭打。康侯香的女人向大家說：「俺男人當八路軍去了，「吃天大王」半夜跑到俺家要強姦我，我不從，他用石頭把我的門窗打爛，嚇得我不敢在車家莊住，逃到庫坡才饒了這條命。」青年民兵賈驢車跳到「吃天大王」面前說：「一次晚上我往村公所送人去了，「吃天大王」趁我下窯子，進去強姦了我的女人，我回來問他，他說：「你家就不能[illegible]人到嗎？你有骨頭跟我來，一石頭就砸死你了。」」

「把擦屁股石頭給我扔在飯碗裏」

張東生擋着王家父子說：「我十五歲的那年，給你家攬工，一天正下大雨，「老大王」的父親硬叫我在圈地裏擔水，一連[illegible]十二[illegible]，[illegible]的老婆狠狠的說：[illegible]「吃天大王」拉了屎，把擦屁股石頭給我扔在飯碗裏，我說：「這[illegible]了吧。」那個惡霸老婆說：「不乾不淨，吃了沒病，[illegible]」[illegible]追着我合住眼睛把[illegible]飯吃下去！……」

「眼看這三十多個工人，就活不成了！」

煤窯工人齊心願，指着王家爺父子說：「我那年給你當工頭挖炭，你父子操下壞心，要害我們一齊下窯的三十多個工人，叫工人們故意把炭崖掏空，往死壓我們，眼看這三十多個工人就活不成了，我帶上工人們爬上窯來，你父子看見沒害死我們不甘心，用石頭把我打了個半死，卻上默回家來，躺了三個月，你知道不知道呀？」

「惡霸地主的心多毒辣呀！」

最後，貧苦的王韓二光老漢，「老大王」王九生的親叔伯弟兄，也控訴道：「那年我父親死了，王九生看見我家還有十來口人，[illegible]他假意的對我說：「孩兒，[illegible]以為你回來一齊過活吧！」我說：[illegible]假有一點親情之意，[illegible]吃了一冬天，到第二年大正月[illegible]五，把我推出門來，我給他家[illegible]了二年牲口，臨下五十吊工錢，當面折成十石黑豆，我指着黑豆問下個女人，這錢時和他去取，他家藉口說下我父手上欠他一個灰毛驢，扣了下一個，一[illegible]給他家受了一冬天，[illegible]，去年九月九，我去問他借一斤[illegible]着時人家正吃油糕粉湯，我含着眼淚站在一邊，等到人家全吃完，這才給我[illegible]了一下一斤給了我十三兩，你們看！這個惡霸地主的心多麼狠呀！多麼辣呀！從今以後我宣佈和他斷絕父子關係。」

老大哥一定要來的

今春我新四軍五師轉移時，某分區醫衛連有個戰士生病，不能一同行軍，李先念將軍對他及其他留下的同志講話時，號召共產黨員「要時刻記住在艱苦困難時，不論討飯或給人當長工，都不要忘掉共產黨員這個光榮的稱號。」又說：「不久，老大哥（八路軍）便回來接你們。」這個戰士當的病好後，便給地主當長工，受到從未受到的苦楚，但他並不動搖灰心，心裏老是盼望「老大哥」快快來。這次解放軍到[illegible]，他正在地裏做活，[illegible]息，[illegible]便一氣跑到街上，一見解放軍，便熱淚盈眶的對說：「我們師長講的話對了，老大哥果然來找我們了。」

閻匪搶糧小記

孟非

閻錫山在汾陽平川無窮盡的掠奪糧食，造成了人間慘劇的事件。

閻匪軍在大王村，一黑夜要一百二十石麥子。三閭閭長名叫鈞全，東跑西湊只給起下十來石。閻匪不問三七二十一，照住鈞全就是一槍。鈞全墜跌在井裏，立刻浮起來。匪軍照住他的頭又是一槍，在旁站的人上前勸阻：「已經死了，不要打了。」人們當匪軍閒隙，把鈞全撈上來，誰知他沒有死，他痛恨的大罵。匪軍回身又給鈞全兩槍，終於看見他斃命後才走。

× × ×

北平安村劉維林之弟媳婦，因為閻匪要的無法交出，拿上銅盆沿街叫賣：「房也賣、地也賣、兒也賣、女也賣、桌椅板凳鍋也賣，值一石的賣五斗，值一斗的賣五升。」叫賣終日無一人買。

郵政通告

[illegible]

特此通告，不另行文。